

文學溪林

為蘭一〇七

劉醒龍

二〇一一年春天，我在自家的前院後院圍起兩處花圃，種上幾十棵蘭花。八年之後，才又買了些蘭花用花盆養着擺在露台上。前幾天，與劉瓊聊起，她冷不防地來了一句，男子養蘭花不香。劉瓊的話，大約是由《文心雕龍》引出來，然而，現今養蘭花的人別名叫「文心醒龍」。

在我們家，第一個養蘭花的人是弟弟。晚年的父親常對其他子女說，弟弟伺候蘭花勝過伺候老子。有句話說，愛蘭花的人心地都很好。弟弟正是如此，特別有孝心，我們家和弟媳家一共四位老人，前後十幾年，都是弟弟沒日沒夜地陪伴到最後。抱怨歸抱怨，當着大家的面，弟弟每每用手帕一片片地擦拭蘭花的綠葉，父親默默看過去的眼神裏充盈着的憐愛，既向着弟弟，也向着蘭花。

很多年後，自己在院子裏圍出兩塊蘭圃，種上武漢三鎮難得一見的蘭花，弟弟見了什麼也沒說。又過了些年，當我開始用花盆養蘭花時，弟弟才開口提醒蘭花很不好養，他自己現在除了幾棵君子蘭，別的蘭花都不再養了。弟弟的意思是君子蘭相對好養一些，我卻沒有認可，潛台詞是對「瘋狂的君子蘭」的反感。

種養蘭花這些年，不知不覺中形成一個習慣，冬去春來之際，會指指點點地數上兩遍，第一遍是數這一年種養了多少蘭花，第二遍是數這一年種養的蘭花長出多少花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盤點這一年間，特別是高溫高濕的夏天，因為沒有照料好，不幸枯萎的有多少。最初，蘭圃中的蘭花生長極好，時逢花季，半

個小區都是它們香氣瀰漫的範圍。隨着房前屋後因公因私不斷地修繕改造，哪怕站在蘭圃旁邊，盯着施工人員的靴子，也挽回不踐踏的命運。今年三月初，尋得兩棵樹，第一棵是石榴，有朋友自告奮勇來幫忙，樹栽好了，代價是不少蘭花也化為泥土。第二棵是金銀花老椿，我不敢再驚動他人，提前一天，將蘭花挖起來，放置稍遠處的桂花樹下，再挖出一座深坑。等金銀花老椿到了，親自動手栽下去。待一切全弄妥當了，再將蘭花移回來，栽在老地方。隔夜再看，原本就已經長出來的幾枝花箭，明顯蹣高了不少。

在地裏種蘭花，看法幾乎一致，只要不是人為禍害，一般不會有大問題。換成花盆來養蘭花，說好養的幾乎全是山裏人。在他們看來，蘭花生長的地方，要土沒土，要水沒水，卻長得活色生香，與任何一種莊稼相比，都要容易許多。旱地作物怕澇，水生作物怕旱，還有既怕旱又怕澇的。長在荒山野嶺上的蘭花，大旱三年過後還能應春風之約招之即來，苦雨三秋落盡仍舊可以隨萬物重新復甦。說蘭花不好養



●作者喜歡種蘭花。

AI繪圖

指的是尋得蘭花時就帶着花箭，只要兩眼盯着，用不着伺候也能綻放。那些只有一小撮，看上去十分孤傲，十分清瘦，擺放在任何地方，即刻就顯出十二分排他的蘭花，就算等上三年，也是不會開花的。甚至完全有可能，在第二個年頭就變得紅消香斷惹人憐，不得不眾裏尋他千百度，重新去哪裏再獲得一棵。如此蘭花，在一個養字下面，說是品蘭，實際上品的是心境和心性。蘭花在我這裏，經歷了因不一樣的施工帶來幾次大變故。每一次恍如劫後餘生的重來，我也學會了將蘭花與周圍事物一併協調考慮。一番番努力下來，發現自己表面上在種養蘭花，背後是在培育屬於自己，可以

把握的小小自然。那幾棵安然度過每一次變故中的蘭花，茂盛得如同蓬茅草，給我的教益也如同生生不息的茅草。我不以為如此譬喻會大大降低蘭花的品相與品格，相反，這是蘭花被過度溺愛後的返璞歸真。那株在市場上拍賣出幾十萬元天價的所謂極品蘭花，能否以纖弱之姿在買主手裏活到下一回春，下一次秋，實在是個未知數。無法做到生機勃勃的植物，哪怕捧上了天，到頭來也只能與枯枝敗葉為伍。

那一天，見自家的蘭花長出不少花箭，便依慣例清點數目。前後院兩處蘭圃分別是六十棵和二十四棵，栽在各種花盆中的有二十三棵。得知加起來剛好一〇七棵，猛地想起民間最新笑話，說山東梁山上的黑矮胖子宋某人為使自己混到一個公務員編制，不惜將一百零七個朋友送進火坑糞坑和埋死人的泥坑，不禁啞然失笑。世間有「物以稀為貴」的常理，但在一百零七與一的對比中，「情因老更慈」才是硬道理。蘇軾說，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蘭花與情愛本不是稀罕之物，因為以蘭花和情愛為稀罕的人太普遍，才硬生生將蘭花推上天價般的少數，更將情愛誤以為是三生三世才修得的奇緣。生於土地，長於土地，這才生長出令人心曠神怡的空谷幽蘭。所以，之前和往後，我更傾向於種蘭花，對蘭花的「養」只是不得已而為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五日於斯泰園  
(作者為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山水畫

程應峰

墨滴墜入宣紙的剎那  
群山在霧中凝固成波浪  
松針挑破千年寂靜  
鳥喙銜走最後一粒星子

留白處，雲在游動的宣紙上  
用褶皺摺疊時光  
漁舟懸停在斷崖邊緣  
橈聲是未乾的墨跡

風在山坳裏練習皺法  
將皺紋刻進石頭的年輪  
樵夫的斧痕長出苔蘚  
石階蜿蜒成蛇蛻的紋路

瀑布是倒掛的銀河  
在月光的宣紙上流淌  
寺鐘撞碎水面的鏡子

游魚吞下破碎的鐘聲  
宣紙的褶皺裏藏着驛站  
馬蹄聲在墨色中漸次暈染  
駝鈴穿越千年的留白  
沙粒在宣紙上堆積成樓蘭

最後一筆懸在半空  
筆鋒蘸滿盛唐的月光  
群山，在落款處微微顫抖  
印章是未癒合的傷口

留白處，是未寫完的歸途  
舟子的背影正在褪色  
水痕漫過題詩的角落  
蟬蛻呢，一不經意  
卡在了松針細細的尖端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窗明風和

鄉村情緣

杜紀英

晚飯後，天邊那抹夕陽如同一位老畫家不經意間灑落的淡彩，溫柔地斜倚在大地上，它已不再鋒芒畢露，收斂了白日裏的熾熱與張揚，轉而散發出一種寧靜而祥和的光輝。空氣中開始瀰漫起淡淡的涼意，彷彿是大自然輕輕的一聲嘆息，提醒着人們，日已西沉，是時候放慢腳步，去感受這份難得的寧靜與閒適了。

我放下手中的手機，任由那屏幕漸漸暗去，彷彿也關閉了與紛擾世界的直接聯繫。微信的消息提示音不再響起，那些日常的瑣碎與紛擾，在這一刻都被我輕輕地擱置在一旁，彷彿整個世界都安靜了下來。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衝動，想要逃離這座鋼筋水泥築成的森林，去尋找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之地。

於是，我踏出了家門，步伐不自覺地變得輕盈起來，彷彿連腳下的土地都在這一刻變得柔軟而有彈性。穿過喧囂的街道，耳邊逐漸遠離了汽車的轟鳴和人群的嘈雜，我彷彿是穿越了時空的隧道，來到了另一個世界——鄉間的小路。

這裏，沒有了城市的浮華與喧囂，只有最質樸、最自然的氣息撲面而來。田間的稻穗已經沉甸甸的，它們似乎也在享受着這難得的涼爽時光，只是無奈於自身的重量，不得不微微向下低頭，彷彿在向大地母親致以最深的敬意。而那些畦間的白菜，則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鬱鬱青青，葉片上還掛着幾滴晶瑩的露珠，在夕陽的映照下閃爍着耀眼的光芒。

路旁，一位大媽正彎着腰，仔細地間隔着蘿苗，她的動作嫺熟而認真，臉上洋溢着滿足與幸福的笑容。或許，對於她來說，這片土地就是她全部的希望與寄託，每一顆種子

的成長，都凝聚着她的心血與汗水。看到這一幕，我不禁心生感慨，原來，幸福竟可以如此簡單而純粹。

一陣涼風吹過，帶着泥土的芬芳和稻草的清香，讓人心曠神怡。就在這時，一片樹葉從枝頭翩然而下，輕輕地落在了我的肩頭。我拾起它，仔細端詳，只見它已經泛黃了許多，葉脈清晰可見，彷彿記錄着它一生的故事。這片落葉，是秋天的信使，它告訴我們，歲月匆匆，季節更迭，每一個生命都在經歷着從繁華到衰敗的過程，而我們也應該學會珍惜眼前的美好時光。

在回來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遐想。我渴望找到一個寧靜的村落，那裏沒有城市的喧囂與浮躁，只有青山綠水、田園風光。我要在那裏建起一個獨門小院，最好是靠水而居，每天清晨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喚醒沉睡的心靈；傍晚時分則可以坐在院中的藤椅上，品一壺清茶，看夕陽慢慢沉入地平線以下，享受那份寧靜與安詳。

這樣的生活，或許並不奢華，但卻足以讓自己的心靈在喧囂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淨土。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夕陽散發出一種寧靜而祥和的光輝。

AI繪圖

媽媽，請再愛我一次

趙陽

媽媽，你走後的每一個五月，總有那麼幾天，我的心特別地疼痛——那疼痛，從心頭一點一點地蔓延着，將我的雙手、雙腳牢牢地錮綁起來，又似一塊巨石狠狠地壓住我，令我無法動彈，最終，疼痛潮湧着，衝破我的喉嚨、眼角，淚水無聲無息地流淌。而今年的五月，這疼痛，竟然連那蔓延的瞬間都吝嗇和省略，直接令我毫無防備地在中環的天橋上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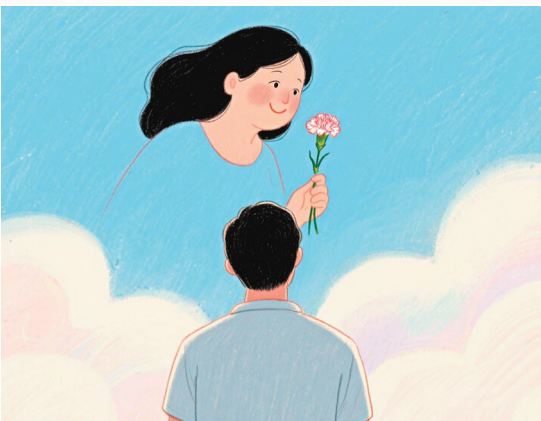
那天，我從家裏去中銀大廈參加一個活動——30多名漢華中學的同學在中銀大廈底樓的咖啡館學拉花。我本不想去的，但領袖生秦同學告訴我，帶隊的施老師本要陪老母親喝早茶的，因為這個活動，就把和老母親的見面推去中午了。我心下不忍，有什麼比跟母親在一起更重要的呢？我這個兼職的輔導老師為什麼不積極一點？況且，秦同學最初起頭策劃這個活動時，我全力支持了他：聯絡咖啡館，談定價格，確定具體時間——中間，秦同學又因應大多數同學的呼聲變更了一回。他央求我一定要參加時，我稍稍猶豫了一下，便答應過了。可是，臨到日子，我又不想去了，因為我猛然發現，這一日，是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母親節。但一想到人要「重諾」，我就早早起來，搭上了去中環的輪渡。

我在二號碼頭下了船，就忽然想明白施老師為什麼把和老母親的見面推到中午了——陪母親過節，要吃得正式，要有很多兄弟姐妹一起跟母親過。我放那天橋上，三三兩兩的行人，有人在賣康乃馨，有人在買康乃馨，有人把康乃馨塞進媽媽的手裏。我的眼淚一下子湧了上來：這個城市，七百多萬人，那麼多個母親，可，為什麼就沒有你啊！我的媽媽，你在哪裏呢！你在另一個世界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節日？而你，是不是捨得為自己買一件漂亮的新衣？媽媽，我多麼想你，多麼想能陪着你呀！

我不想人看見，可天橋上那麼開揚，我無處躲避。就如同這個節日，那麼真實地橫亘在五月的日曆上，我每一年都無法躲避。我蹲在天橋靠近IFC那一端的樓梯盡頭，埋起了臉。止不住的抽泣中，我又回到了童年。

入讀小學那年，我還不到六歲。看到小夥伴經常有爸爸媽媽接他們放學回家，我常常忍不住輕聲問：媽媽，你在哪裏？我只知道你去了醫院，去治病，很嚴重的病。你和爸爸教我，要學會自己回家。回到家門口，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鑰匙開門時，我忽然想到，這鑰匙，是你離開家的那一天，親手放在我掌心裏的，你說，單一把鑰匙容易丟，弄個繩兒掛在脖子上，就不會丟三落四了。可是，媽媽在哪個醫院，哪個病房裏？——學校裏的老師，有時看着我，會忽然抱起瘦瘦小小的我，嘆息着，「這孩子……」，又搖搖頭。我望着老師，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我很想問他們，我的媽媽現在在哪裏，我也很想告訴他們，我很想媽媽，但我不敢，因為老師說，男子漢要勇敢，要堅強。——媽媽，為什麼我現在越大，反而越堅強不起來了呢？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那是上世紀80年代，沒有手機、沒有電話，我還不會寫太多字，更還沒有學會寄信。我於是找來粉筆，在院子裏的水泥地面上，寫了好多好多字，每一個字都是一樣的：「媽」。寫着寫着就已是滿臉的眼淚，但我不敢哭出聲，怕鄰居聽到，會告訴爸爸。我



●媽媽我真的好想你。

AI繪圖

知道爸爸不容易，他要工作，賺錢才能付醫藥費、給媽媽看病——我不能讓爸爸分心——可是，只有五歲的我，再怎麼懂事，也無法做到不想你啊，媽媽！

後來，你就要長年住院了。每個星期三的下午，我就去醫院看你。我要換兩次公交車，才能到中日友好醫院。醫院的正門就是一個大大的噴泉，裏面有一些散落的荷花。記憶裏，每一個可以去探望的日子，陽光都無比燦爛。你會在住院部五樓的走廊上，時不時地向噴泉池張望。當你看見我乖巧安靜地坐在那池邊的台階上，便欣喜地下來接我。

在你的病房，我認識了天南海北聚集到北京看病的阿姨們，你們在一起聊天打趣，我漸漸地感受到那種病友間並肩戰鬥的樂觀。雖然，讀小學的我當時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但我能明白，在被癌症判了「死刑」的人和人之間，那種相互的鼓舞是友誼最好的明證——無需刻意去說什麼。我到現在還記得，從內蒙來的王阿姨，把你當成「妹妹」，她的家人帶來的品質極高的奶製品，本來是給化療後的病人補充白血球的，我卻常常大快朵頤；從新疆來的另一個王阿姨，是小學的音樂老師，每次我去，只要她精神好，便會教我跳現代迪斯科；從河北來的賈阿姨，瘦瘦高高，戴的眼鏡很特別，鏡片薄薄的，她時常把枕邊的雜誌拿給我，《讀者文摘》《青年文摘》——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年代這兩本雜誌的封面傳統質樸的感覺……

再後來，你無法下樓接我了，同病房的阿姨們把我接上來。這樣的日子，又過了幾年。「阿姨們」三三兩兩地「更換着」，我知道，她們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再後來，我便再也不用期待星期三的下午了，五樓走廊的玻璃窗後面，再也不會有你慈愛的面容了。你在哪裏等着我？

媽媽，在這個五月，在這個母親節的深夜，當我寫下這些文字，一次次泣不成聲。你走後的這些年，我一個人讀書、工作，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職業到另一個職業，我看盡了人情冷暖，飽嘗着世態炎涼，當我無數次被人欺辱、被人愚弄、被人拋棄時，我都依然堅定地相信這個世界，當我在漫漫長夜，孤獨地舔舐我心中累累的傷口，想着你慈愛的面容，我相信這偌大的世界裏，我總會有容身之所、振作之處，因為，我被你真實地愛過，所以，我咬着牙、依然選擇樂觀與堅強，去勉力前行，相信時間、相信未來。媽媽我真的好想你，請你再愛我一次，好嗎？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專欄作家)